

【名家背影】

走进郭澄清的文学世界

□李培乐

说起《大刀记》，上了年纪的人都耳熟能详，上世纪70年代不断从收音机里传出的音符，在一代人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作为80后，在时间的隧道里曾与《大刀记》擦肩而过，却在德州宁津的郭澄清纪念馆里重新打开了穿越时空的阀门，管窥这位甘守清贫扎根农村的文人的风骨。

宁津县原属河北，新中国成立之后，划归德州市管辖。在这个以蟋蟀和杂技闻名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叫郭庄村。盛夏的郭庄村，麦田金黄，炙热的太阳催促着颗粒归仓，乡村的小路上，铺满路面的小麦散发着新麦独有的香味。

村口的郭澄清纪念馆，像一个地标、一个文化符号，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站在门口，端详着王蒙先生题写的牌匾，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同行中的不少人，甚至带着朝圣一样的心情轻轻迈过门槛。郭澄清先生的儿子郭洪志带着对父辈深切的爱，对来人一一热情欢迎。他说，每当有人来看父亲，他总是特别激动，也特别感恩，把他每一个人都当成朋友，当成心心相印之人。

讲述郭澄清，郭洪志最有资格。在纪念馆里，他娓娓道来关于书柜的故事。这个书柜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甚至样式老旧，可是在上世纪，这个镶嵌着玻璃的推拉橱柜，却是郭澄清家最像样的家具，也是为数不多的“沾光”的所在。郭洪志说，这个橱柜是当地领导看到郭澄清的书都没有地方放，特意指示县里专门打造的，书柜上的木制雕刻也能看出制作的用心。作家尚启元写的《郭澄清赋》摆在显眼的位置。郭洪志对其赞不绝口：“人很年轻，颇具才分，写得非常好。”尚启元也是《郭大刀》的作者，因为了解，所以用心。

介绍中，郭洪志提到了郭澄清连续两次拒绝组织分房，主动选择回到农村，回到熟悉的鲁北平原，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沃土，奋笔疾书。按照当下的思维，我们或许很难理解这种高风亮节，但在郭澄清身上是那么的自然，因为他骨子里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官员，更不想享受特权，他只想好好地写书，好好地呈现心中的文字，反而是这片平原滋养了他，启发了他，让他写出了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回到郭澄清的老宅，现在这座宅子年久失修，外墙墙体大量脱落，屋里昏暗的灯光似乎和当年一样。在土炕边缘，我仿佛看见郭澄清奋笔疾书，以对时代的强烈感知，描绘着心中的《大刀记》。我了解到全书从写作到出版都充满艰辛，但对文学的热爱和文人风骨支撑着郭澄清一路前行。也正是这种文人的骄傲，得以让两部《大刀记》面世，并在新时代不断地重印。2019年，《大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回归乡土，我冒昧地揣测，他不想让外在的光环和日常琐事打扰平静的内心，更不想浪费有限的生命，所以，他毅然决然回归，在这个小村里不舍昼夜。即便在生病的时候，他依然靠着顽强的毅力，挥洒着内心的骄傲，一行行流淌的文字就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作为80后，我会仔细地去品读《大刀记》，去触摸历史的印记，走进郭澄清的文学世界。曹丕曾说过一段话：“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大刀记》定会不朽，唯文字可以不朽。



【性情文本】

栀子花开

□雪樱

凌晨时分，校园里静谧如海，路灯从高处投射下来的橘色灯光，笼罩着公寓楼、实验楼、图书馆、学术报告厅、餐厅等，给人以城堡之感。淡淡的忧伤爬上心头，怎么也无法入睡，他轻手轻脚地从宿舍里溜了出来，耳机里循环着《栀子花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蓦地，他抬头仰望天空，月大如盘，那么楚楚动人，那么善解人意，不经意间，心里被照得格外晶亮。

连续几天，陆续把舍友和班上同学送走，他的心一下子空了下来。整理四年来的物品，恍若翻阅一帧帧黑白照片，那些或难忘或痛苦的记忆一股脑儿涌了出来，最后打包，不过一个行李箱和几个纸盒子的容量。拍照、聚餐、告别，说着不痛不痒的祝福语，就这样，日子滑到了毕业离校的最后一夜，泪水无端地溢了出来，如小溪般欢畅流淌。他斜挎背包，加快脚步，径直走出校门，又重新进来，举起手机人脸识别，“叮”的一声，认证成功，显示第“190655214”位。他就像大一报到初次跨进校门那样，满脸兴奋，教学楼、文昌湖、校友林、文体中心，走得气喘吁吁，也不觉得累。两旁的行道树点头示意，整齐的共享单车如此亲切，承载着他和初恋兜风的粉色记忆。汗水顺着脸颊滚落，他顾不得擦一把，不由自主跑了起来，伴着单曲循环，最后一次夜跑，没想到是这样完成的。直到抵达校园的后门，他才心满意足地掉头回去，顺手发了条朋友圈，把背景设置也换成了校园小树林风景。

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样子。四年前，在老校区，组织一场公益活动，他是负责人。那时候，社团纳新不久，同学之间互不熟悉。他高个头，戴眼镜，头发挑染成黄色，斜挎背

包，手里攥着几张表格，脸上挂满桀骜和青涩。见好多人没来，他扬着头抱怨道：“搞个活动，这么磨叽。”说罢，一个人跑到大树底下打电话去了。不一会儿，人员到齐。从那时起，我记住了他的名字。他性格开朗、健谈，第二学期竞选为社团主席，每次出去做活动总能给人留下好印象，无论遇到什么棘手问题他都能想出办法化解，令同学和老师刮目相看。再后来，他的身边多了个高高的女孩，略带羞涩，笑而不语，他说是做活动时认识的女友。

大学的生活像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因为放了奶泡和牛奶，口感甜美浓郁，但是喝多了会发胖。可见，表面的香甜不过是暂时的幻想，时间久了会有所醒悟，普通的白开水最养人。那年暑假回来，他告诉大家，和女友分手了，互不耽误。仿佛得了一场重感冒，痊愈后他又像过去那样爱说爱笑，课余时间主持晚会或比赛，俨然把“男一号”的自信找了回来。同时，他下决心备考研究生。或许，象牙塔里的生活就是一次次试错的过程，失败与成功异曲同工，都要饱受成长之痛。年初考研成绩放榜，我没有问他，知道他心里有数。果然，他向我汇报，成绩不理想。两个月后，他传来好消息，事业编考试过关，面试第五名。他手舞足蹈、激动不已的样子，像个天真的孩子，又与孩子有所不同，一丝不苟的西装行头里面裹着青春的皮囊和跃动的心，只不过，比以往少了浮躁，多了稳重。刹那之间，走进校门；转眼之间，又离别校园，人生就在这一个个塞满矛盾的瞬间里呼啸而过，留下的奔跑足迹和各种遗憾，或曰“最美的时光”。

我在某高校家属院里长大，见证了太多毕业季的欢腾与痛苦、泪水与彷徨。二十年前，校区还没搬往大学城，那时候校园设施和条件极为有限，食堂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

需求。不少毕业生从外面租来煤气罐，在走廊里做顿大餐，红烧排骨、炒辣子鸡、凉拌黄瓜、番茄炒蛋等，装进白色的搪瓷缸子，油烟四处乱窜，让人呛出眼泪，门卫也睁只眼闭只眼。散伙饭在宿舍里吃，开始时有说有笑，边喝酒边聊天。慢慢地，喧嚣的声音消失了，传出低沉而跑调的歌声，“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到了深夜时分，有人醉酒洋相，有人抱头痛哭，还有人结伴跑到操场上，坐在石头台阶上说往事，守着满天的星辰，与昨天的自己和解，泪光点点，叫人搞不清楚，那是夜幕下的补丁，还是爱情里的憾恨。第二天，宿舍门口啤酒瓶子摞成小山，乒乒乓乓，横七竖八，碰撞出悦耳的音符。宿管阿姨匆匆走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天很蓝，确实是很适合离开。别了，我的大学！”他离校那天，发了条朋友圈，又给我留了言。去年冬天他和我同台做演讲时，我忍住没哭。这一次，我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逆流成河，耳畔回响着那首熟悉的歌，“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纯洁如雪，唯美似海。栀子花，又名“玉荷花”，我爱极了这个名字，自带玉的气质，含蕴荷的高洁，迎风伫立，站成青春的模样——美好的、纯洁的，又总是易逝的、伤感的，把香气永远留在风中，一如真挚的情谊，永不褪色。

作家鹿桥的小说《未央歌》令我爱不释手，书中有段话记忆深刻：“这个看来竟像个起头，不像个结束。不见这些学生渐渐都毕业，分散到社会上去了么？他们今日爱校，明日爱人，今日是尽心为校风，明日协力为国誉，我们只消静观就是了。”毕业季，不过是青春这首长诗画下的一个破折号，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中，打个响指，再次相聚。

【读史札记】

“阳五伴侣”的下场

□于永军

《北齐书·阳休之传》中记过这样一件文事：北齐尚书郎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内容淫荡而拙劣，名为“阳五伴侣”。连他自己也未想到，歌辞竟会被广为传抄转卖，一时甚为流行。有一次阳俊之上街，看到有人在卖，便拿过来看，发现有的字抄错了，准备改过来。不料，卖书者却严厉地说：“阳五是古代的贤人，这些都是他的大作，你懂得什么，竟敢在这里随便发议论！”阳俊之一听，高兴坏了，从此，常以“我有文集十卷，乃当世奇才”自吹。

拙劣、淫靡的作品，反而被奉为珍宝，流行一时，乃社会文化之悲事。但这种事情历代都发生过，并不罕见。宋人毛滂在《复李直方书》中说：“近有妄人作诗，世俗传唱，阳五伴侣，世以为贤，其斯之谓欤。”元人方回作《可笑》诗说：“洛阳纸贵缘阳五，世上何须有左思。”他们批评的都是所处时代的类似情况。

看一看当下，“阳五伴侣”同样并不新鲜。网络上一些吸引眼球的文学作品、音频影像等，无论作者如何辩解，从客观上看，走的均是“阳五伴侣”的路子。社会上

总难免有一些追求低级趣味的人，他们是此类作品得以流行的市场。“淫荡而拙劣”之作，正是为了迎合这种风气而生。然而，如同今人早已不知“阳五伴侣”为何物，其文久已泯灭，其事也鲜为人知，伴随着人们对美丑的辨析过滤，对真金黄沙的淘洗，现代的“阳五伴侣”一类作品，迟早都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可悲的是像阳俊之这样的作者，因为几首淫荡歌辞流传一时便得意忘形起来，以“奇才”“大师”自居，显然缺乏自知之明。不能否认，凡优秀作品一定能广泛流行且经久不衰，但“留胡子的并不都是老人”，流行一时的作品，是否就意味着优秀？那却未必。这就需要分析这些作品的内容和流行的原因。如果是因为作品中低级下流的东西迎合了某些人追求低级趣味的心理才得以流行，那决不是好作品，也不可能长期流传下去，即使其拥有一定量的粉丝拥趸，甚至一时拿了这奖那奖，也概莫能外。因此，一个头脑清醒的作者，在为自己的作品广泛流行而高兴的时候，也应该作一点冷静反思，认真想一想自己的作品社会效果到底怎样。

文章是写给人看的，是要影响社会、影响人的，不仅同时代的人要评论，后代的人

也要评论。所以古往今来著名作家的写作态度都极其严肃认真。《左传》记载，穆叔对范宣子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表明，大凡有社会责任的人，都十分重视文章的价值、地位和作用，把著书立说视为不朽的事业。许多作品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司马迁忍辱著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伟大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史记》。曹雪芹著《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都是众所周知的例证。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晚年编辑自己一生的文章，删来改去，不能决定。他的夫人劝他说，你何必这样自寻烦恼呢，难道还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一位严肃的作家，即使在功成名就之后，也总是时刻想到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们决不会像阳俊之那样，为了博取一时的名利，迎合某些人的需要，去写那些鸟七八糟的东西。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是妖逃不过。“阳五伴侣”早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如今那些为了赚名利、赚流量而作的“阳五伴侣”，也必定难逃此下场。